

楊文恪公文集

楊文恪公文集卷三十三

記

石磐精舍記

京兆少尹張君早歲藏修之所名曰石磐精舍既
而一出每不能忘嘗命工畫之且邀予詩之詩之
不足復欲余記之其言曰維茲數椽之屋一畝之
宮月夕霜晨窮年矻矻雖其工夫次第內外本末
先儒具有成說然為之自我者徃徃乍明而乍晦
隨守而隨失其必有博約之俱到體用之不偏者
幸為我發揮焉庶幾宦寓之地亦燈牕之間仕焉

之時亦學焉之日其言如此不知在余小子實亦
通憲往年與張君爲僚未嘗不服其析理之當而
慮事之周方期相與講明此學徒以簿書倥偬未
能有暇今其誤委得非彼此之同然乎竊謂約非
出於博之外用實在於體之中自夫記誦詞章之
學與則博非其博矣約安在哉自夫虛無寂滅之
教興則約非其約矣博安在哉申韓用而遺體而
用其用手佛老體而遺用而體其體乎孟氏而後
若周子焉學顏子之學博而約也復古禮變今樂
體而用也若二程子焉求之六經而自得之博而

約也御史說書之陳論體而用也又若朱子焉集
諸儒之大成非博而約乎浙東之荒政戊申之對
事非體而用乎語其從入之方如主靜如主敬如
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皆是也張君謂先
儒之成說豈非正指此等而予復贅焉者正以乎
昔所聞不過如此而已雖然靜要也敬尤要也堯
之欽舜之恭三千年以來之聖學皆不越乎是先
儒成說之外恐亦無他說也請以質之張君言或
可存其置諸精舍之壁

南旺湖工部分司脩造記

漕河自儀真抵淮安皆諸湖無源之水也自清江
直抵通州皆諸泖有源之水也無源之水如調羹
之馬御之也易有源之水如泛駕之馬控制爲其
難焉汶水北會黃河過臨清南會沂泗過濟寧又
會黃河過徐州至淮河豈非所謂有源之水哉當
其中分也上下數百里皆視之以爲盈涸寔漕河
一大要會也蓋在南旺湖之間所設諸牐以爲之
蓄泄者舊以管泉主事兼之泉出泰山諸處而主
事者往來其間至南旺則一歲之間殆亦無幾惟
其歲至無幾恒舍於府館而已近年朱君寅蓋管

泉而兼之者顧漕事一一具備而謂獨於一公署
省之在物理有不當然者乃請於總理河道侍郎
趙公璜公然之於是經畫調度前爲門二重重三
間兩門相去之間東西爲胥卒房各三間至爲廳
事爲退寢則各五間廳事之前東西爲廊各十間
後寢之後爲書室三間書室稍前右向爲延賓之
所左向爲庖庫之所各二重重各三間書室之北
爲方池焉始之以某年某月日成之以某年某月
日董其事者濟寧衛指揮李岱也公署既成居無
幾何總督漕運都御史叢公蘭謂權不可以不專

官不可以贅設乃歸朱君於諸泉時王君鑿在沽頭以其贅也乃改檟焉君至嘆曰一椽一椽一瓦一石出於朱君之勞厥心而本於趙公之主厥議也何可使之泯泯焉以致後來者無所於考耶遂具書南京屬予為記竊惟諸牋之有部屬專官舊惟臨清濟寧沽頭三處而已今沽頭以黃河之出於徐州者浩浩蕩蕩十數年間水高於牋何啻丈餘固無事乎啓閉而南旺當汶水之分水大而淤長水小而舟膠其所以為之消息盈虛有不可以故常視者亦河道之田海自然而然耳然則廢沽

頭以與南旺豈非隨機應變之道哉夫運渠之利
害大矣古今講求者衆矣以廷和之才識其於尚
書宋公禮平江侯陳公瑄所以開其先者必盡得
之至於前人所未到處亦當別有所見異時謂南
旺分水大有功於潛河吾將於廷和乎徵之或謂
元虞集氏謂瀕海之地肥沃宜稻隄圩而田之其
所得殆不止於歲運又謂我朝大學士丘公濬
謂海運不可不興此固可備一時之講說而恐非
今日之切務也予願王君且姑置之或又謂司牒
惟禁權豪爲第一義余謂王君不當其任猶能力

六朝文府卷三十三
抗貴近而庇豐沛之民矧當其任哉總漕計者之
及於君亦以有見於此是爲記

南京大理寺題名記

作史者備書其人之行事或善或惡將以爲勸戒
焉耳近代公署類有題名雖僅著其人之鄉貫出
身歷任歲月然名存而實亦不泯焉其所以爲之
勸戒者固昭如也豈非史家之遺意乎由是觀之
則公署之不可無題名猶國之不可無史也審矣
南京大理寺自國初建都之後以至今爲留都
以來題名之缺蓋百五十餘年于茲矣近者任公

宗海來爲鄉周公伯明來爲丞廣搜博訪於鄉得
趙公勉以下貳拾捌人於少鄉左得唐公盛以下
七人右得趙公和以下十一人於丞左得陳公晟
以下九人右得曹公銘以下二十六人將大書深
刻於石而於後此者亦爲之虛以待焉一日以所
疏若干人者示廉謬屬爲記廉受而閱之若鄉二
十八人之中文清薛公在焉文清嘗爲大理箴曰
稽古之職士師庭堅又曰乃有良臣釋之定國夫
庭堅臯陶字也或謂爲號考之虞書臯陶之明于
五刑以弼五教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此大賢以上

聖人作用也考之漢書張釋之之無寃民于定國
之民自以不寃此一代碩輔所設施也宜文清之
有取於此也雖然文清爲本朝理學倡天下之
士仰之爲今之濂洛關閩臯陶不可尚矣釋之定
國文清豈多讓之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又何
必遠求于張而近捨文清也哉此外可企可慕者
尚多官于是者退食委蛇摩挲片石則所以爲勸
戒者自有餘矣至於臯陶固萬世法官之師也任
周二公皆爲窮理之學志文清之志者試以請教
并以爲記以塞書云

來軒記

方伯周君公儀嘗以道號來軒屬其從孫侍御汝和徵予爲記既而君復速之以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歟循乃來蔡氏謂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於學如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勵已則其所修來泉始遂源源乎其來矣君之來其商書之來歟然必有遜志時敏之工夫而後有厥循乃來之效驗君其得夫效驗以志之歟抑冀其效驗以求之歟蓋自他人觀之則以爲得夫效驗而志之也每君之自視則豈肯以是爲足哉嘗聞之先儒謂古人

此箇學是終身事又謂學無止法夫以學爲終身
事且無止法則遜志時敏固已仕未仕之當致其
力自少至老之當急其功也經籍言學自傳說始
而此數言者寔爲學之要語也宜君之喫緊乎是
也或謂君之來兼名與字而取義虞書鳳凰來儀
之說也予謂厥循乃來傳說之學也說以此學而
作相乃鳳凰之儀於商君爲傳說之學翱翔仕途
即鳳凰之儀於天朝矣要知乃來之來本也體
也來儀之來末也用也儒者之學固本末之具備
而體用之相須也君有學有政其經術專之伯也

風木圖記

給舍孫君德夫抱風木之悲同寅周君行之既爲
之圖以慰之矣德夫復屬予以爲之記德夫尊嚴
諱文原中弘治己酉鄉科教諭都昌於生員之穎
異者親爲之訓迪貧者或助之楮筆之費更深夜
誦者或瀹茗煑粥以資其勤苦於贊儀節物一切
拒弗納先是嘗割股以愈父疾古所謂孝廉者非
邪慈氏徐莊靜寡言紡績不怠一以傳記所稱賢
婦禮相其夫古所謂內助者非邪德夫之言曰懋

頴庭闈義方之訓二十四而舉于鄉猶具慶也至
成進士釋褐則先父之歿已十年先母之歿已五
年矣今有升斗之祿何由而得其親享之尋有
推恩之典何由而得其親見之且懋方弱冠嬰
備之證在蓐床褥三易寒暑當此之時惟吾父母
左提右挈無所不至嘗聞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
母之懷懋之免於父母之懷依奚翅三年而已哉德
夫之言皆孝子之至情第子亦抱風木之悲者果
將何以爲言耶孝經曰夫也子始於事親中於事君
終於立身又曰立身行道稱名于後世以顯父母

孝之終也德夫在言路趨向端好惡正遇事必謹括以就於理自此以往孜孜不已孝在是矣若夫孝有所不及第有所不時凡所以遺終天之恨者雖曾參孝已亦末如之何也已德夫以爲如何其尚有以勗我毋獨爲君子

敬所記

敬所蔣先生當三加時朋友字之以敬先生通諸經尤深於尚書乃取敬所之說因以爲號而爲終身致力之地焉夫載籍言敬多矣自聖學不傳知此者鮮迨程子言總復拈出一敬字朱子於小學

復填補一敬字於是後之人始悟其爲造道之關
鍵入德之門戶然則先生豈非近得於程朱而遠
邇於周召也哉先生以成童之年即膺第一人薦
由嶺外路將萬里續食上春官鼓篋遊大學聲譽
隱然動京師未幾登甲科居翰苑久之入掌內
制一時高文鉅冊皆出其手其華國之才天下之
人莫不仰之至於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專在於敬
而所謂嚴威儼恪焉而所謂整齊嚴肅焉而所謂
內無妄思而外無妄動焉則人固有不及知者况
生嘗爲廉爲敬所記廉謂世俗之學不以記誦

博則以詞章爲工不高者虛寂之耽則卑者功利之溺孰有及於敬者哉先生之學其詣異乎人之學歟先生今居輔相之職處端揆之地斯職也斯地也此儒者非常之遇也得不得不以程朱之格君周召之致主以申願望之意哉是爲記

梅窓記

草木竹石之類古今人率有寓意焉其必有契於其中者矣大學生桐城張合乃翁世賢愛梅因號梅牕以翁意求記介其鄉友舉人方克謁予請焉克之言曰世賢親簡編謹儀節平生雖鑿采林壑

而以振翼雲漢者望其後人每具厚幣延師以誨
合暨姪庠生儒以進士業今皆有成如此先廬在
邑之鰲頭山別築館于漁橋植梅百餘本當軒窓
之間坐翫行觀早暮不捨而彈琴賦詩每每於是
且謂昔人愛梅同乎已者莫逾於林和靖或間歲
或連歲一至杭之西湖拜其祠酌其墓而徘徊慨
慕焉又嘗謂堯吾之愛梅豈但於天凍地裂嘉其
孤芳獨秀而已迨綠陰青子亦重其有調羹之用
焉予謂果爾世賢其真能愛梅者哉夫林和靖善
形容梅矣此梅而隱者也王沂公嘗自比梅矣此

梅而仕者也世賢之於梅拳拳焉神交和靖豈非以隱而自處乎其不能忘情於致用者豈非將以貽於子姓者乎所謂有契於中者皆此類也踈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世賢其以之母使人有終南捷徑之誚雪中未問和羹事且何有花頭上開合等其以之母使人謂讓第一等事與別人做是爲記

雙瑞記

桂爲瑞乎南山之中其高拂天群木等耳桂非瑞也至於枯而華焉斯其瑞矣芝非瑞乎商嶺之下

其多覆地諸草類耳芝非瑞也至於寄而生焉斯
其瑞矣瑞有大小有瑞於一家者有瑞於一邑者
有瑞於一郡者有瑞於一省者有瑞於天下者淳
安儒學西齋之下弘治庚申桂枯而復華焉瑞也
明年辛酉有芝寄生於桂焉瑞也於是王君如臯
辛酉領鄉薦乙丑登甲科以鄉薦言則通一邑惟
一人以甲科言則通一郡惟一人是瑞也非瑞一
邑乎非瑞一郡乎如臯由博士遷給舍今由給舍
遷少參將見名位之益進事業之益宏謂不瑞一
省可乎謂不瑞天下可乎或謂祥瑞之說載記禮

運篇言之論語子罕篇言之至歐陽永叔獨以祥瑞爲不足信或謂永叔敢於非戴記而不敢於非論語或謂如臯學春秋者也春秋不書祥瑞或謂終春秋亦書獲麟要之天人相與之際其理微矣如臯必自得之并書以爲記

楊文恪公文集卷三十四

記

勅建靜海禪寺重修記

南京儀鳳門之外獅子山之陽有靜海寺焉昇創
歲深蠱壞日甚守備太監黃公偉謂是不可以不
葺於是高公隆芮公景賢董公文崔公安皆深然
之乃以內侍楊君寬專其任君用浮屠故事費出
募緣經營三載厥功告儔於是撓折者加壯固矣
傾圮者加崢嶸矣漫漶者加鮮明矣凡爲殿四堂
六亭亦四若門若閣若樓若方丈室各一若畫廊

以間計則四十云都人士得於縱觀莫不駭且歎
焉木幾守備成國公朱公輔西寧侯宋公愷偕七
公以視城故登碑一週下集於靜海焉廉以署篆
冬官亦從其後卅楹刻楠大厦深簷坐愛久之有
不忍去者既而黃公厲廉爲記且謂當永樂間太
監鄭公和輦嘗奉使航海往來於粘天無壁之
間曾未覩夫連山排空之險

仁宗皇帝勅建此寺而因以名焉蓋以昭

太宗皇帝聖德廣被薄海內外焉耳昔成周之時
越裳氏重三譯而獻白雉以受命國之與苟天無

然風淫兩海不揚波三年意者中國有聖人茲
定鑑窮海之國能知之而實中庸致中和天地位
萬物育之理也即是而觀則當時陽侯效靈馮夷
助順其視成周之盛何異哉今諸公僉謀皆同而
楊君果終其事其所以望今日之治近則永樂洪
熙之時遠則如有周成康之世之意不淺矣雖然
靜修劉夢吉記高氏園以成毀代謝二者相因爲
氣機之使然以前者既不爲焉後者復不爲焉則
天地間皆化爲草莽之區而斯人安得遂遊觀之
樂是又一論也寺於諸公豈特如高氏園之於遊

人而已哉。頻年視城必至於此。一時之逸可以消
一日之勞。豈特如高氏園之於遊人而已哉。至於
作善降祥。古有明訓。福田利益。宜非所計也。因併
及之以復。

卜廟重修記

予既書忠貞卜公事蹟。瞻其塋像冠裳儼然。顧其
祠宇丹青爛然。循其階際。廉隅截然。是何飭治之
具備而尊奉之嚴潔也。問之則曰。此道士張尚賢
之所倡義以爲而道官王復祥楊益璇之所協力
以助者也。當其初舉。嘗請于部。在公移皆可。而後

寔正德丙辰歲也予指謂曰往者修其身而
在刻此而缺焉何以勸後然讀澹菴胡公之文竊
有疑焉如以仁人於死生無擇故能成仁義士於
死生有擇止能取義又如以成仁爲夷齊以取義
爲仲由以卞公視仲由爲無所歉殊不知仁以心
安而言義以事當而言殺身與舍生無二成仁與
取義則一程子謂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故有
殺身以成仁者其於仁義曷嘗別言之哉至其比
卞公於子路之死衛夫結纓當矣輒可仕乎謂卞
公非殺身以成仁可乎善乎信國文公之言曰惟

其義盡是以仁至蓋得之矣高宗封事日月爭光
豈豪邁之氣有餘而體認之功不足乎雖然上蔡
謝公謂義重於生則舍生而取義生重於義則舍
義而取生上句固有斟酌下句絕無權衡君子之
死生惟義是從而已生豈有重於義者舍義而取
生則偷生免死之爲宜乎朱子之非之上蔡釋
門高第所見且爾義理難明有如是哉要之上下
固已造夫成仁取義之域欲景仰之者須理明
精而後能之殆未可掩襲而取也因記修廟
此說附之而不覺其辭

後云

徽州府廉惠倉記

自古救荒之政其略見於周禮委積之法其詳見於漢之常平隋唐之義倉宋朱子之社倉皆有可得而考者焉我朝預備倉之設實兼常平義倉而爲之而亦委積社倉之意也然預備之外豈可不圖所以爲之補助其不足者哉張侯文林由內臺分符於徽於荒政尤拳拳焉顧爲之預備者盈縮不恒歲云儉矣而張頤之民每每失望乃以給引鈔直所謂堂食錢者買田而收其租爲倉以待其入而俟時以出焉蓋將以爲預備之別儲耳其

田則屬邑浮屠之質劑於民而無資以贖者其爲
倉有於邑者焉有於郡者焉郡縣之倉成而民之
耕者扞於野販者扞於市執藝者扞於肆乃相謂
曰吾儕小人自今有常平之仰而不憂乎無錢以
爲糴也有義倉之沾而不憂乎出粟以應勸也有
委積社倉之被而不憂乎抑末之或擾弛息之靡
定也然豈可不知侯之所以爲惠者乎是惠也寔
出於廉也願以廉惠誦侯之美於是鄉宦唐殿元
守之采廉惠之說徧以題其倉而義民方玉田新
朱尚仁輩謁予請爲郡倉記三人者蓋嘗奉侯檄

以董役於郡倉者也侯爲人有古行爲政有古意
子素重之爲庸辭竊謂救荒之政周禮遠矣漢隋
唐宋徃矣若此者雖不拘於成迹泥於舊規較昔
量今蓋實惠也其所以補助乎 今日之預備者
豈小小紮環天下郡邑以堂食之錢爲囊中物者
固不足道使一毫不取而無以利於民焉雖効昔
人之懸魚留犢謂其潔一己之名則可求其爲民
久遠之利則未也若侯之舉吾知田存則倉存倉
存則侯之廉惠亦存田與倉豈有不存者哉廉與
惠豈有不存者哉侯今移守於杭其在徽三年耳

其買田爲緡幾五千爲畝幾三千郡之倉爲堂凡
五楹爲廩凡十二楹使侯得文於徽殆不止於此
也侯之言曰郡倉所以濟歛休而發和績之倉所
以濟發和績惟豳方且圖之忽有此調則侯固有
未滿意者昔程子知扶溝爲溝洫之法欲使境內
之民凶年免於死亡未幾去邑乃謂人曰吾爲經
畫十里之地以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
者今幾成而廢豈不有命嗚呼若此者古今同一
慨也雖然程夫子後之人知其利而繼之之一言
誠有望於嗣是而至者

順天府儒學舉人題名記

順天府儒學舊於碑陰刻其歌游之士舉于鄉對
于 廷者之名氏蓋自永樂建學以來至成化甲
午乙未而止此後則未有爲之者廉謂對于 廷
者有兩京太學之碑在可無庸贅惟舉于鄉者則
不可不有以續之於是命工斲碑屬之教官考其
名氏而盡以勒之焉夫世代既遠而其人已不可
踪跡尋問而大書深刻猶有存者石也非人也石
就泐矣而其人掀揭天地轟震宇宙愈久而不磨
滅者人也非石也石也非人也其人固無足取人

也非石也則其人豈所志所學局於科舉者之能
至哉 朝廷建學養士之志意殆不止於科舉今
日有司所以奉承此意者抑豈止於科舉而已耶
蓋所以鼓舞而作興之者雖不得不假之科舉而
向上第一等事實有厚望焉况斯學宮奕奕 京
師爲四方郡學之首士之所以薰陶漸被乎

以聖躬行心得之餘最爲至切而至近者詎可不
知所以自勵乎嘗聞之舉業不患妨工惟患奪志
明道考亭蚤歲皆習舉業者也卒之接千萬世道
學之傳瑞日祥雲泰山喬嶽其氣象猶可想見顏

曾思孟之外僅僅三數大儒豈非志不爲其所奪
耶於戲舉業不能奪豪傑之士之志後世豈無豪
傑耶題名有記記之因與學之士一道及此

正固齋記

正固齋者甘君肅貞之別號也知正之所在而固
守之所謂貞也貞之在天即元亨利貞之貞在人
爲仁義禮智之智然天之未始不爲人而人之未
始不爲天故書太甲謂顧諟天之明命以在天者
即在人也易大傳以貞固足以幹事與仁義禮並
言之以在人者即在天也天人一理初何分別之

可言哉但天則有善無惡而天其人人或氣拘物蔽而不能全其天故不可不用其力去乎人以後復乎天也所謂用力當自知始自知始即自正固始孟子曰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此智之謂也亦正固之謂也天下之理必先知之而後行之知則知也守則行也智一也而屬知屬行何也蓋仁之慳隱義之羞惡禮之辭遜皆是一順各居其一而智之是非一順一逆獨有兩焉正以造化貞下起元終萬物始萬物皆在於貞所以人得貞而為智其理固有此二者哉然造化之始萬物既在於貞則人

用力以全其天者當始於智當始於正固釋然詩
凡矣夫仁義禮正之所在也知正乃知夫仁義禮
也既知之必行之固守乃行乎仁義禮也君殖財
能施跨數里待以舉火非仁乎取予弗苟非義乎
性不嗜酒鄉鄰燕集旅語之後守賓之初筵之戒
非禮乎凡若此者是乃正固之驗自餘則可推而
知也君今年已望八往者歲有司舉正齒位之禮
每預焉近頗倦於拜起已謝絕矣然精力尚健也
予與君東西家往還之密相知之深其子上舍參
請予爲君之齋壁記且勤勤也故記之

香社寺法堂記

予以衰憊之体力值秋暑之愈熾厭城市湫隘之
居畏人事褫禪之至雅聞香山之勝乃一遊焉於
是寺僧宗鎮避法堂以舍予高明爽塏白晝虛靜
隨行無佗簡冊唯薛文清公讀書錄一帙時取而
觀之頗覺所得夔異於前諸葛武侯謂學須靜也
豈欺我哉是固斯堂之助也昔歐陽公記醉翁亭
尚不沒山之僧智僊之名予之有得於斯堂可不
援歐陽公例以表見作者之名乎况公於一亭不
過味醲泉之酒飽環滁之山與夫自樂其樂而已

有如予者旬日之間得以涵養乎天真消滌乎塵
慮熟復性理之書窺測天人之奧其有益無益必
有能辨之者烏可以不記記曰作堂者寺僧至時
至照也作之歲月景泰甲戌秋仲也二至示寂久
矣宗鎮宗譚玉璣玉理皆其法嗣也是爲記

友愛堂記

嚴君吾江藩理官也君見謂曰泰之先浙水仁和
人五世祖從戎會川衛因家焉會川接滇池隣吐
蕃爲西蜀極邊地泰以遠方下士得觀上國之
光而江右又四方所推文獻者茲幸遊宦焉意者

文章翰墨亦欲憑藉收拾以爲衣被藻飾之具于以傳家而珍襲焉不識可乎予曰何謂也君曰念昔先考之爲兄弟者三伯諱俊仲諱傑季諱伸鼎立克家而仲尤亢宗則先考也居常朝夕聚處相與談論不倦怡怡終日絕無間言伯卒遺孤甫歲餘先考撫育長成過於已子田廬便利者悉以付之初無難色先考見背泰年始十七弟和及二女弟皆幼稚撫育長成則惟母氏是賴忝承先考遺言治舉子業而母氏復資遣入郡庠補弟子員至有今日於和而娶焉而析產焉於二女弟之子歸

焉則亦不敢不仰遵先考之所以處孤姪者而處之也鄉大夫李君嘗贈以友愛堂三字寔以先世之故而勉泰等以似述之此愛人以德之意也詎可忘之既已揭之堂楣而縉紳士復歌之詠之矣顧斯堂獨未有爲之記者竊願徼惠於執事予辭不獲爲之言曰夫友愛自性中來也性自天命中來也與生俱生者也性雖有仁義禮智之名然一發則四者與俱仁中未嘗無義禮智義中未嘗無智禮仁禮智亦然但就其發之所重者而言則曰仁曰義曰禮曰智耳程子謂於一理中分別出是

也若友愛者自有子孝弟爲仁之說則屬仁自孟子事親從兄之說則屬義在有子則專言之在孟子則偏言之專言則包括愈盡偏言則界限益明是皆吾性之所固有推之同氣而爲友愛者非由外而鑠我也天下之理惟患乎人不能知所以遂不能行既知之豈有不能行者哉嚴氏之堂即其二世已無忝於友愛予復何言惟原此理之根於人性不待外求者以爲其後人告則所謂友愛者自油然而生矣若然雖傳之永永可也嚴君有治才視天下事無難爲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仁愛之政請自友愛堂推之

朴軒記

予蚤年與吳君德厚共學更兩經師君忠信質實
語無浮夸其與人交蓋始終不渝者也當其總角
州方已選爲邑庠弟子員既弁父之選厭科舉之
業間謂人曰吾家自員外世父第宣德丁未進士
至州守兄亦自正統辛酉鄉薦而登仕版茲事誠
屬之我輩但如博者天上之青雲與山中之白雲
若不能爲之取舍者遂一日束書爲歸隱計焉中
間予忝仕途而君之徜徉梓里偃仰泉石從容詩

酒之社爲無懷葛天之民視區區所得不充愈耶
君嘗語予欲記其所謂朴軒者亦以揭揭而出竟
未有以復之茲以尋醫過家相見慰勞如平生歡
則彼此皤然兩翁矣追思疇昔有如夢寐說者謂
人生如白駒過隙豈欺我哉君復以軒記爲請食
言而肥予其有之又可後乎乃記之曰華與朴對
去華就朴豈非刪枝葉而敦本實哉時有饅蓋朱
絃之管仲而晏子矯之以弊裘時有管第甚侈之
拱辰而溫公矯之以土室然則在管仲在拱辰其
華皆足以爲戒在晏子在溫公其朴皆足以爲法

而君之朴其慕晏子歟抑慕溫公歟彼二人者皆
我師也君蓋即朴軒以爲號而交游中咸以朴軒
稱之朴乎其有聞於孔子從先進之說乎

楊文恪公文集卷三十五

記

梧山記

梧山者少司寇王公文恪之別號也公廣左東莞世家邑之鎮山名曰梧桐公居山之支其爲號蓋取諸此公以甲科選庶吉士於翰林種學績文凡中秘所藏人間未見之書悉得而讀之今仕已通顯而搢紳士皆以梧山稱之至於口其字者亦鮮矣憶予往者濫同瑣闥每與公載筆螭坳以紀綸綍退而叅校彼此率多倚公故予二人在僚采

中尤爲相得俯仰今昔忽忽廿六七載非久要者
乎竊謂夏商以前人生而名未有字也至周始有
之秦漢以前未聞號也至唐稍有之若宋以來又
特盛焉論者謂字已彌文而號不尤彌文者哉風
氣爛熳人文繁縟固其所也至於今日凡稱於人
也或字而不名或號而不字二者皆為尊敬而號
又尊敬之尤者也然尊敬於一時不若尊敬於後
世以文章而尊敬之不若以道德而尊敬之稽之
於昔蘇氏之東坡黃氏之山谷以文章而尊敬之
也程氏之伊川朱氏之考亭以道德而尊敬之也

公他日抗蘇黃之衡入程朱之室則天下後世又皆以梧山稱之矣豈特一時為然哉要之文章豈如道德蘇黃豈及程朱公其勗之于亦欲附於朋友切磋之義者幸毋曰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哉

泗州重修廟學記

今制天下郡邑莫不有學上莫不有廟聚凡民之俊秀而教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學之所由以設也專祀先聖孔子巍然南面而諸子以次在配享從祀之列此廟之所由以設也泗州廟學民居蔽其前軍庾逼其左在物理有不當然者一

且粥之以直而蔽者於是乎盡撤葺之於舊而逼者於是乎頓舒乃斧乃斤是營是構但見肝山爭而出淮水趨而近方囑正而形勢全鍾英炳靈寔於此在壯觀視昔倍蓰矣以言其廟曰大成殿曰兩廡曰戟門曰櫺星門成矣以言其學曰明倫堂曰會文堂曰三齋曰校官之廨舍曰生徒之號房成矣至於名宦鄉賢之有祠祭器書籍之有府廩有所庖有方則又無一而不備矣肇工于正德辛巳之春畢工於嘉靖壬午之秋其費則出兩巡按畫括贖刑之金兩州守少公無闕之帑前為審巡

按欽後為任巡按洛前為汪守應軫後為江守瑛
云若夫運甓以濟則郭兵備震而始終董役則指
揮南山其同知劉深判官趙錫典史陳紀亦皆與
有勞焉於是蕭提學鳴鳳見而悅之謂茲王迹
肇基之地廟學冠於江北率其師生請廉為之記
且謂其語夫為學之意使歌遊於此者庶不迷於
其途焉提學誨諸生具有成法廉復何言竊謂窮
理正心脩己治人古者大學之教也大學以格物
為先格物以讀書為先今所讀之書五經書其本
領也然朱子補之以小學采之以近思錄朝而披

久而誦可不思吾之所當精專者乎程子謂學者
於道不知所向孰知斯人之為功或謂周程張朱
宜居四配之列月旦望而謁春秋上丁而釋奠可
不思吾之所當窮究者乎要之周程張朱乃絕學
之指南其所著諸書實入道之捷徑諸生果知乎
此則顏曾思孟之域可馴至矣若夫群居終日苟
惟希世以取寵弄筆以徼利達固非朝廷養士
之至意抑豈廉之所敢知哉奉告諸生止此而已
倘有疑焉其尚質誥提學是為記

閑齋記

人欲進其德者有常弦之戒有几杖之銘或榜
諸室廬或揭諸戶牖無非欲行住坐卧出入觀省
庶幾不忘於心焉耳同寅汪公器之以高文奧學
充詞垣以身教言教若曾監以惟寅惟清居秩宗
其所以閑名之實本易閑邪存誠語此作
聖之功夫也間以謂廉俾為之記廉何足以執此
筆然於誼有不得而辭者焉嘗聞天以元亨利貞
之理賦於人而為仁義禮智之性元亨利貞之通人
之得此理而為仁禮者非誠乎利貞誠之復人之
得此理而為義智者非誠乎惟夫外邪之來無以

閑之則誠之在內者或外焉而邪為之內邪之為
客者或主焉而誠為之客書亦有云雖收放心閑
之惟艱故必於邪也防之如防寇盜之侵禦之如
禦強敵之至一日閑之則誠存於一日二歲閑之
則誠存於一歲日積歲累有不自知其入於誠之
者之域矣是閑也分而言之則洙泗視聽言動之
四勿伊洛視聽言動之四箴約而言之又不出乎
一敬耳敬也者主一無適也整齊嚴肅也常惺也
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也敬勝百邪心則無已之
道盡矣公之學蚤承身而六祭

生之家傳繼以賢昆玉之選羽雲漢彼此劇切相
觀而善宜有非人之所能及者矧公聰明過人於
言語文字外每造其妙近日新功尚幸有以告我
姑述所聞以俟

廬州府重建鎮淮樓記

鎮淮樓者廬郡古城北門之樓也郡有淮肥二水
合流以逶于城樓臨其上故曰鎮淮也言淮而不
言肥者以肥小淮大舉大以該小也猶江漢合流
而惟以江言也宋乾道間少保郭振拓北城於淮
水之北而樓巋然中峙不與城俱遂改為麗譙以

至于今而人之名之者仍不沒其初云弘治間郡
守馬君金復新壺漏鼓角于其上君去而樓以歲
久弗支郡守龍侯誥至之明年謂壺漏鼓角既貯
於斯樓則所以驗陰陽候昏曉者在是所以警人
心明號令者在是於郡政所係未可為末顧茲傾
圯尚委之誰於定度財鳩工一撤而新之樓之高
凡五十有二尺其楹則列以六所以輔其高而震
風不得以搖之矣其簷則重以三所以庇其高而
凌雨不得以侵之矣其深其廣一一稱是其基固
所謂古北城門者其拔地則若干雉規制雄偉氣

象軒豁聳遐邇之觀瞻新士民之耳目校官宋希
睿呂廷爵彭鋪輩屬予為之記原夫侯之為此豈
徒顯設于外而已哉昔張詠復之之舟蜀寢室張
燈通夕宴坐漏刻少差則必致詰人以為神明黃
震東發於撫之鼓角樓謂萬籟俱寂夜氣方清一
心之間政本自出張氏所得源流於陳搏黃氏所
言振擐乎孟子寔侯之所以致力焉者吾知其此
心必常惺上此氣必常澄澈一舉一措皆本於此
豈特專上於外而已哉侯希古循吏百廢具興起
家戊辰進士以六曹中郎陞今官長沙攸縣人是

後也。正德辛巳夏以始其事。嘉靖壬午春以終其
事。若同府劉君奎、通府李君秀、毛君九思、歐君嵩、
推府張君全、節皆相與協謀者。若知縣劉君茂能
亦與有力者。法皆得書。故牽聯書之。寵侯善政甚
多以無關於樸故略而不書。

句容縣重脩廟學記

句容縣廟學創于唐。遷于宋。脩于元。屢脩于我
朝。勒諸碑。載諸志。皆可得而考焉。近年以來。脩之
不繼。上雨旁風。頽垣敗瓦。漸次而見。提學柱史蕭
君謂南京乃聖朝肇造之都。視今京師若周

之成周首善之地教化之源句容為縣去都城堂
九千里地之相去若是乎近也已復如此則夫遠
者又何說焉於是鳩工庀財之費力主於上而程
督經畫之任一屬之縣令李應春焉自是凡兩閱
稔而嘉靖改元始落成之外之為垣以丈計之百
五十有奇內之為屋以間計之百三十有奇詩曰
新廟奕_上夏屋渠_上記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實
無有之所以妥 聖靈育青衿者斯其稱哉學官
錢組等率其諸生謁予為文以記之昔者魯修泮
宮春秋以復古興廢之大事不書今書之何如春

秋有褒焉重其所以修之之意而書之亦變例也
因為之言曰廟學一事也後世郡邑之學即古之
大學大學之教三綱領八條目孔子之經曾子之
傳所示人者是已朱子章句序有記誦詞章虛無
寂滅之說誠非古者大學之教但虛無寂滅今之
學校無庸慮此惟記誦詞章則有所不免焉蓋不
徒科目之求與所以應之者為然至於教而督之
亦莫不然教而督之於其不率或懲以二物又否
則復之田畝欲一切屏之得乎然則朱子之說果
不可行於今乎竊聞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

固未嘗不記誦也惟舉史書不遺一字為玩物喪志者則不可焉西銘之筆力定性書之胷中瀉出如物迫之固未嘗不詞章也惟榮華其言鮮至於道則不可焉謂之不可者乃真記誦詞章者也謂之可者類記誦而非記誦於記誦類詞章而非耽於詞章者是則所以為教所以為學者又豈外於古之大學哉誠如是則格致誠正者在是修齊治平者在是今郡邑之學排粘貼之說辭之說非實與勸駕之盛乎後世之士非三代之英乎此非予之私言也河南閔中之論也記廟學之修不得不及

乎此也蕭君山陰人鳴鳳名子雝字其所以督學者實古大學之教也此廟學之修之意也

望雲樓記

歛人黃廷祉氏以親命挾計然之術為湖海遊居常思親不置乃於維揚寓居之堂扁以均王雲縉紳中既為之記矣復於故鄉所居之樓扁以望雲介予故人少司馬黃公之子上舍襄謂予為之記予固辭之襄曰望雲人子思親之事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亦執丈平日之教也願徼惠焉乃言曰此狄梁公故事也廷祉之遊于蘇

而左右就養有缺焉其為瞻恋不違寧處直也及
而家焉則今日之親舍非昔日之太行今日之故
鄉非昔日之維揚何為而於斯樓亦取斯義耶此
蓋廷祉追憶旅次見親之難當已遂之歡不敢忘
乎未遂之苦將以為復遊之戒耳論語曰父母在
不遠遊遠遊可乎不遠遊者其常而遠遊者其變
也事有可已者其常而不可已者其變也廷祉之
遊實有親命豈非不可以已者哉為人子者當此
之時果能輒操其羸而時以壽乎親所謂幹父之
蠶盡子考无咎而使親心悅豫焉其視若考作室

乃弗肯堂雖朝夕與處無以為養而貽親之憂者
不猶徑庭已乎惟至於無俟於遊而復教上焉則
遠光聖之訓多矣是知迂祉名堂之時動欲歸之
心也名樓之時堅不出之心也二者皆是也雖然
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予頓迂祉由茲焉削迹
於堂而依上於樓則於親也口體之奉心志之適
固兼得之矣予固上舍請旣為迂祉紀其事復為
辭以招之其辭曰陸走方有談虎之愁水浮方有
為魚之憂思親不見方白雲悠上胡為不歸方比
鱗南舟廣陵有堂兮不可淹留前山筆格兮後嗣

盤石右水縈帶兮左峯森翠
灑灑有樓兮曰黃氏
之宅叢之瞻雲兮雲不可耶
自兮無去親側

涿陽史氏家廟記

光祿少卿史君巽仲修其涿陽史氏族譜子序之曰
嘗讀程氏遺書謂祀宗族孚風俗須明譜系又謂

宗子法廢則人不知來處以至轉徙四方往親
未絕不相識巨公之家須如唐時立廟院乃可兼
是二者於史氏見之矣史氏自東漢諱崇者建武
中以軍功封涿陽侯其後就封其邑沒而廟食焉
其廟謂之祖侯廟存于今千五百年矣其譜以崇
為一世列于今四十有七世矣故其子孫眷戀乎

桑梓者本支別而昭穆分轉徙於四方者郡望明
而分派著蓋廟則有所依而守譜則有所考而知
史氏歷年之遠歷世之多近者不去其鄉遠者不
忘其土無迷於其先無混於其後者非有所自而
然乎崇之後在漢侯者七歷晉唐侯者八其文
武入仕重茵疊衮者班班可見焉其譜宋政和中
修於蕭山令益之 國朝洪武中修於主簿均用
永樂中修於知府厚亨之父仲和弘治中修於叅
政文鑑今又修於巽仲觀鄭威懸驥於益之譜名
以慶傳錄楊文貞公士奇於仲和譜謂盛德必百

世祀則史氏之所以蕃衍盛大者固不徒恃乎其
外者矣嘗考史記功臣年表漢興受封者百餘人
至太初見侯者五至於門下朱輪貂珥七葉率不
數世而覆其視史氏為何如若史氏者豈非善德
之培植者深譜廟之維持者固倫是數者以錯綜
其間乎文鑑登甲科與予為同年巽仲為給事中
與予為同官二君以上燾後而委社者固續承於
前人二君以下燾後而委社者又垂裕於後人辛
廖有言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予於史氏亦云

忍菴記

人於本然之性則擴充之而已若氣質之性則不可不加克治之功常試思之應事接物於忍之一字最為切要然則忍也者豈非克治之所當先者乎何君桂齡以忍名菴因以為號其在里居在異鄉人咸以忍菴稱之信乎其能忍以克治乎氣質者矣夫自大賢以下皆不能無氣質之性自生知安行之外皆不可無克治之功此桂齡所以拳服膺乎忍者是也一日命其弟忠諤予為文以記于菴中之壁予曰忍其有益哉人之容氣拂之則突兀如山遏之則消釋如冰人可以不忍邪然忍

有大小張公藝之百忍上於家也勾踐之棲會稽
忍於國也沛公之王漢中忍於天下也他如子房
之於黃石忍於受書謝安之於郗超忍於免禍豈
非克治之所當然乎周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魯
論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天下事何者不由於忍而
成何者不由於不忍而敗予故曰應事接物忍之
一字最為切要者此也予聞桂齡積資至巨萬昔
司馬遷作貨殖傳謂范蠡適齊為鴆夷子皮之陶
為陶朱公謂白圭能忍嗜慾其致富如伊呂之謀
國孫吳之用兵此皆善於治生而資推於古今者

也君常行牙齋幾多止於燕清其品化羣其用意於忍則又得圭心法之妙他日不范乎不白乎桂齡家清江之蛟湖嘗輸財助邊授七品散官蓋尚義之士積而能散者也故為記之

思齋記

予南昌太守鄭君信卿之在郡也遇事必精思之既得其理一出獨斷雖千夫莫能回萬偽莫能惑嘗書仰思以置座右謂周公大聖猶不廢思况於吾輩理此劇郡可弗思乎信卿之得力實在於此其寵張趙於往蜀架卓魯於前錄也宜哉近於蒙

居復取思齋以名其室一日謂予璣前之思也其
政今之思也其學幸為我記之以朝夕觀省焉予
以毫荒辭之不獲乃言曰仕而優則學也而優則
仕信卿仰思之思學而優則仕之思也今名齋之
思仕而優則學之思也洪範謂思曰睿也作聖通
書謂不思則不能通微通微生於思遠矣謂為學
之道必本於思也則得之是政固由於思而學之
尤不可以不思也審矣夫人之一心思其職也凡
其視聽言動喜怒哀樂大而天地微而草木明而
禮樂幽而鬼神何者而非吾之所當思乎惟是異

端之學置此心槁木死灰之地以理為障必欲掃而空之如釋氏者則無所庸其思耳吾儒之學何可以不思耶君其慎思之則所謂得之所謂通微所謂作聖者固可馴至矣抑仕而思主乎事體之見於用者也學而思主乎理用之原於體者也人心未嘗有無用之體有無體之用天下未嘗有理外之事有事外之理然則信鄉其於精粗本末固兼得之矣予故曰其慎思之而已

梧山書屋記

梧山書屋者宮保李公士修平生讀書之作也公

自逾冠領鄉薦對

大廷應列宿之選登瀛州之

上皆自書屋中所得而然也自此出入中外或以
刑名稱或以撫字著又廿六後則卓上乎以經濟名
凡若此者豈非並得之書屋而爾耶或謂淹貫群
籍畀之以事則必亂讀書萬卷任之以職則不舉
豈可謂無其人耶臯夔稷契何書可讀而為帝者
之佐下至趙普亦能以論語半部佐太祖半部佐
太宗然則書亦何必多讀也哉雖然讀書在得其
要耳否
則書肆耳又選珠耳公既讀書于梧山又嘗讀書
於中秘讀書於中秘亦其一於讀書於梧山也然則

所讀蓋已多矣出而用之乃能如此名位已極於
布衣事業當盡於汗簡非得其要烏能以至是哉
公蜀之內江人梧山在邑之境內昔楊雄草玄於
一亭杜甫吟詩於一堂二公俱蜀人也其亭其堂
皆名天下而傳後世孰謂公之書屋不亦名天下
而傳後世也哉記之以俟

樂志堂記

礪菴毛公貞甫懸車之後以樂志名其所居之堂
蓋取仲長統之說耳予亦掛冠歸老劔江之上取
道姑蘇泊州楓橋望其門方鳩工以構綽楔枕流

而臨衢也登其堂潭々如也雕梁而刻楹也游其
庭竒花雜植而恠石森列也觀其貌堅實精悍視
昔加少得方外服食之法也統之所謂良田廣宅
與夫求至人之彷彿者公誠有之矣是宜公之志
無所不樂而名堂之義有取於斯也予謂公豈止
為統而已哉實泥蟊之儔匹也公官叅行省矣乃
亟歸而明農焉官總內臺矣復亟歸而明農焉其
所達白卓然在人耳目於是歛其施之於國者施
之於家萬金之富出其緒餘手自致之蓋積居時
遂擇人而任之焉非其智之過人才之出衆何以

細大畢舉一至於足然蠶之於公施於家者雖同而施於國者實異蠶相偏霸之越也公仕本朝天下一君四海一國也其所及之遠近廣狹固不侔矣是公不獨優於統雖比之蠶亦復過之而公方且以統自居焉者東坡記韓魏公醉白堂謂古之君子其取名也康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然則公謂非古之君子哉予既述公名堂之由而又以見公之所志所樂有出乎名堂之外者遂并以為記

名樓記

堯舜禹湯書公堂以中和名堂自祚大書以榜之
廢兄弟同居而處其後異居則此堂有不得而同
者矣茲廢引年而歸始於重屋拚除而黜亞焉思
所以名之以致警於晚歲求其義竟無切於中和
者乃取以名之焉嘗聞之人不學則老而衰夫至
於老而衰矣遂甘於自棄而終於不學可釋不出
乎性情之外也出於性情之外以為學則非聖賢
之所謂學矣蓋人之有生則有性有性則有情中
也者性之德也和也者情之德也惟是靜而無以
存之則喜怒哀樂之未發者不能無所偏而所謂

中者有不中矣動而無以察之則喜怒哀樂之已
發者不能無不正而所和者有不和矣靜之存敬
以直內是也動之察義以方外是也主一無適則
敬在是格物致知則義在是果能盡學問之功而
漸至其極則位天地育萬物豈不隨其大小而各
有其應哉此子思子樂程朱先後發明以示人學
者所宜拳上而服膺者也若廉者又以家庭之訓
質雖不敏安敢委之言老而徒抱後時之悔哉
之座隅庶幾朝夕以自勗焉

清狂山人記

清有范孟博清議之清有楊伯起清白之清等而上之則伯夷之清上之至者也狂有賀知章狂客之狂有杜子美狂夫之狂等而上之則曾點之狂狂之尤者也清狂山人者郭君仁弘之別號也殆可兼二者而有之乎君以丹青有聲海內日者整庵先生羅公為予邀致之乃自其邑挈舟而來至吾廬歷階而升目其衣冠言動悉有古意一見之頃過於所聞其於漢人之所謂清唐人之所謂狂果欲致力於其間者初何慊乎由此而以伯夷曾點為師孰得而限之哉君筆精入神在昔如顧長

康王摩詰諸人度短量長收名定價自當分席而坐近歲若楚人吳儂燕人社謹以君方之有過無不及者其為詩類清新絕俗自宜能畫亦多能詩故曰詩中有畫中有詩觀長康摩詰是已君詩雖為能事所掩然終當相頌以傳平生尤篤於庭訓令子愷領壬午鄉薦縉紳多屬望之君方傾蓋即謂予曰拙號幸為詔記之茲荷其遠來可辭乎哉